

把日子过成段子
把段子过成日子

以文会友
YI WEN HUI YOU

QQ群:47148867

百姓写手

清明的哀思

□王亚利

山间的小路蜿蜒,您就在路的尽头、山的脚下……

那片胡桃林是您最后的落脚点,如今,胡桃树已经抽枝,新叶嫩绿,可任凭我千万次地呼唤,熟睡的您也不能随着春天的到来而苏醒。奶奶,我来看您了,您可知?

点上祭香,摆上糕点,我为您敬上一杯清酒,袅袅的轻烟中,您慈祥的笑容渐渐清晰,一如我在梦里见到的模样。

寒冷的冬天,您在院子里为我生火取暖,知道我嘴馋,您会把红薯裹上泥巴放进火里,等到火快灭的时候,再抓一把花生放进灰烬中,煮熟后剥给我吃。

夏日的夜晚,房顶就是我们的床铺,我在席子上躺着,仰望浩瀚的星空,您一边摇着扇子,一边给我唱好听的童谣或给我讲好听的故事。

父母虽不在身边,但我从不缺乏爱,您见证了我的成长,为我付出了无数的心血。

当我得知您生病住院、心脏衰竭时,我眼前一黑,跌倒在地。我哀求医生用最好的药为您治病,在心中默默地祈祷上苍,愿意用自己的寿命来为您续命。您因为用药而神志不清,难受的时候抓着我的手使劲掐,我动也不动,尽管我的手背已经流血,但只要您的病痛可以减轻。可是,我最终还是没能留住您……

手捧细土,轻轻撒
在您的坟头,那几棵柏
树,经历了4年的寒
来暑往,就让它们
陪伴在您身
边,替我守
护您。

血泪作祭文

□庄小艳

每年清明节,我都会到小弟坟前,将无尽的哀思寄托在用血泪写出的《祭弟文》里,让挥之不去的愁绪随着飘散的纸灰远去。

我比小弟大3岁。小时候小弟像影子一样跟着我,用脆脆的声音一声声叫着姐姐,把我的心叫得柔柔的。我毫不吝惜地给他所有的怜爱。

小弟12岁那年,突然遭遇一场意外,头部受到重创,父母不惜变卖家产,也未能从死神手里夺回小弟的生命。当看到他那张白皙俊美的脸再也不会对我露出天真无邪的笑容时,我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,痛不欲生。

小弟去世后,每年清明节到他的坟前祭奠,成了我雷打不动的事情,我把对小弟的思念饱蘸悲伤的泪水,写成一篇情真意切的《祭弟文》,在小弟的坟前点燃,借此告诉天堂的小弟,你永远活在姐姐心里。

怜吾弟总角之年,殒命早殇,怎不让父母心碎,兄弟断肠。白发人送黑发人,天愁地怨,胞兄妹痛失手足,日月无光。忆往昔天伦之乐,其乐融融,一家人尊荣共享,福祸同当。未曾想不测风云,旦夕难料,骨肉亲中道分离,隔断阴阳。惜今日万事如愿,家道愈昌,唯难弃亲亲小弟,人在天堂。同胞人肝肠寸断,昼思夜想,唤不回儿时玩伴,再叙情长。最伤心呼天不答,唤地不应,无奈何生死轮回,命运无常。情深深灵魂做伴,泪眼对望,意切切血脉相连,地久天长。

请父入梦来

□风影

汝州的三姐打来电话,说又梦见父亲了,大哥也说常在梦中看到父亲忙碌的身影,而我每天晚上都做梦,从来没有梦到过父亲。

我是父亲最小的儿子,却很少受到父亲的偏爱。有一次,二哥犯了错,父亲让其下跪,二哥不从。气不过,父亲把我从被窝里拎出来受罚。然而,正是父亲的严厉,才使得我们兄弟姐妹清清白白做人。

我们计划在父亲80岁那年带他去北京,登长城、看天安门、瞻仰毛主席遗容,不承想父亲在那年元旦被查出患了癌症。医生担心他的身体,陪他爬上门诊楼的8楼,结果,医生气喘吁吁,父亲一点没事儿。然而,这么硬朗的父亲在手术后彻底垮了。

出院后,父亲一直住在我家,因为胃部被切除了一大半,一天需要多次吃饭,每次只能吃一点点,加上年纪大恢复慢,父亲便胡思乱想,经常失眠。那时候,我已患高血压多年,晚上一旦睡不好,血压就升高。可父亲偏偏晚上不停地折腾,不是饿了就是烦了,或者要我陪他说话。

久病床前无孝子。我实在忍受不了,便说了一句埋怨的话,父亲一气之下非要离开我家。后来虽然我百般尽孝,父亲不再生气,但我仍不能原谅自己的愚蠢。

清明到了,我恳求父亲能走进儿的梦中,让儿的内心得到慰藉。

母亲的遗憾

□鱼越龙门

那一年,我陪母亲去医院看病,医院门前的花池里,耀眼地开着一株牡丹,是洛阳红。

母亲忍不住停下来,仔细看着。我说:“妈,等你病好了,我带你去看牡丹。”没等我说完,母亲迫不及待地:“行,到时候咱一家人都去,照个全家福。”我能理解母亲的心境,多年的病痛折磨,她对自己的病已失去信心。我心里酸酸的,忍着泪对母亲说:“这个愿望一定会实现的。”

事与愿违,就在第二年春天,身体一向很好的父亲却病倒了。母亲趴在床头,对病床上的父亲说:“老头子,你快点好起来,牡丹快开了,孩子们还等着咱去照相呢。”父亲听后,勉强笑了笑,只是不说话。还没等到牡丹花开,父亲就匆匆走了。

料理完父亲的后事,本就虚弱的母亲又苍老了许多,却再也不提照相的事儿。

这之后,我接连几年提出带母亲去看牡丹,但都被她拒绝了。我知道,缺少了父亲,母亲是无论如何不会去的。最终,母亲带着这个遗憾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

清明将至,我不禁想起了天堂里的父母。我想,今年扫墓的时候,我一定带一枝牡丹到父母的坟前,以弥补母亲的遗憾。

梦中的团聚

□张新乐

大年初一,全家人围坐在一起,谈笑风生,其乐融融。去世20多年的父亲端出了他的拿手好菜——四川蒸肉,3年前步入天国的母亲则做了一桌丰盛的洛阳水席。父亲依然沉默寡言,母亲脸上则满是慈祥的笑,一会儿要大家品牡丹燕菜,一会儿催大家吃连汤肉片……知道我最爱吃牡丹燕菜,母亲给我盛了满满一碗。

忽然间腾起一阵薄雾,眼前的一切变得如梦如幻,若即若离。我生怕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瞬间消失,便使劲掐自己的胳膊。没错,这是真的,这确实是真的!

多年来,我不止一次天真地幻想有朝一日自己练成了特异功能,将饱经沧桑的父母,从遥远的天国唤回人间,尽情地享受天伦之乐。这一天终于到来了,我抛开往日的矜持,开心地狂笑不止,激动的泪水挂满了两腮。

“你怎么了?你怎么了?”妻子一边使劲地晃我,一边帮我擦去眼角的泪水。我半梦半醒,但思绪仍然停留在甜美的梦中。我多么希望这梦能够持续得长一些、再长一些……

